



旗袍如花 年华似水

——我看《花样年华》

■王 玮

窄窄的楼梯，长长的走廊，老式的电话，昏暗的街灯，咿咿呀呀周璇的老歌，缓慢的生活节奏……在浓浓的怀旧情绪里，《花样年华》讲述了一段60年代生活在香港的上海人的婚外情。影片中，最瑰丽的风景是苏丽珍（张曼玉）那袅袅婷婷的背影和紧身旗袍包裹下的一个女人的

温柔和欲望。

旗袍是王家卫60年代最美丽的记忆，同时也是《花样年华》时空交替的重要工具。影片中演员的台词很少，戏几乎都是在室内或者晚上拍的，时间的流动都依赖于苏丽珍身上一件件旗袍来展现。每件旗袍都是一段岁月，90分钟的电影，数十件旗袍

换了数十次。在餐馆，镜头在二人之间来回平移，或快或慢，苏丽珍身上前后换三件旗袍，在回家的出租车里又是另外一件。两人一开始只是为了证实各自的揣测，后来想知道对方配偶的口味……旗袍印证着他们最初交往的日子。在旅馆里，两个人共同讨论作品，苏丽珍坐在梳妆台前。依旧是平移镜头，缓慢的来回移动，三折镜里映着苏丽珍的妩媚笑容，而旗袍先后更换了四次，可见相处时间不短，也为后来两人在模拟分手的时候，发觉已经离不开彼此埋下伏笔。妻子提前回家而恰好撞到了奸情的情节有点老套，但是值得一提的是，影片用淡入淡出的方式转换故事发生的地点，用同一件暗蓝色条纹旗袍交代了发生的时间。纷繁美丽的旗袍，优雅从容的步态，配合着缓慢的平移镜头，让人能简单明了地看到场景和时间上的变化。花样的年华就是这样在一成不变的生活里如水般静静地流逝。

苏丽珍的旗袍，素雅的，性感的，绚丽的，梦幻的，摩登的……加上与之相配的耳饰，影片

宛若是一人出演的时装秀。每一款旗袍都是一段心情，直白地书写着欲望与现实的斗争。1962年，苏丽珍的旗袍从色彩到图案都是触目惊心的艳丽和大胆。大红、碧绿、湛蓝，甚至将苏丽珍的绿色调旗袍放置在旅馆红色窗帘与墙壁之中，缤纷的玫瑰，初夏的墨荷，碧绿的藤萝，那般热烈浓艳的激情从被包裹的躯壳里溢出。1963年，偷偷潜入周慕云房间时，已经没有以前的鲜艳了，一袭浓浓的深蓝色，静谧而忧郁，苏丽珍有的只是激情退却后的平静，默默地呼吸着熟悉的气息，回味曾经的甜蜜。1966年，旗袍收敛成中性的棕黄色和含混的图案，内敛、含蓄，花色开始回归旗袍的传统意义。最后那件小红格子旗袍，隐约已经看到了孙太太的背影。旗袍不仅外化了人物的内心世界，更用那艳丽的外表，衬出那个充满空虚、孤寂的心灵。一件大红的旗袍用其夺目的色彩勾勒出一张雪白如鬼魅的脸，旗袍的红充满了生机，而那张脸却是绝望的，毫无生命力。周妻从日本来的信粉碎了她最后一点的怀疑，她完全确证了自己的被背叛。

影片常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画面陷入黑暗之中，被夜色、周慕云的黑西装、阴暗的墙面、人物的模糊背影……占据着，最亮点莫过于苏丽珍的旗袍。镜头内通常只有一个光源照亮一小块地方，人物就在这小块的亮处活动，走进或走出黑暗，靓丽的旗袍被这一点光从黑暗中凸现出来，浓烈色彩就更加鲜明而夺目。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，使得画面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性格。旗袍为黯淡的画面增添了一抹绚烂，而大块的阴暗色面却把

这绚烂层层包围，挤压进画面的一角。亮与暗的强烈对比是人物与环境，欲望与道德，内心的热情与现实的绝望的激烈对抗。当苏丽珍与孙太太多年之后重逢时，窗外第一次洒进阳光，这种压抑与对抗仿佛已经消失，然而苏丽珍站在窗前，脸上的泪水暴露内心的秘密，一切还在继续，欲望的妥协并不代表它的消失。优雅的旗袍泄露了欲望的心事，然而遭遇到的却是保守的60年代。这一身旗袍最终将在夜幕下褪色，如同那逝去的花样年华。

王家卫描写了他所感兴趣的60年代“那种居住的环境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……那个时候是我小时候经过的，所以我会感觉那个时候是很温暖。”正如孙太太说的：“以前跟顾先生顾太太不知多热闹，好像一家人，想来也开心……”因此整部影片也染着暖暖的调子。旗袍却把这种浓浓的怀旧的温暖割裂开来，延续着王家卫电影的一贯主题，表现现代都市人与人冷漠的距离。苏丽珍与所有的人始终在保持着一种距离，一种远离是非的距离。作为船务公司的秘书，她衣履光鲜，却从不希望在大环境中凸显自己，只期盼隐身于既有的生活，不招人非议。在孙太太房间里看打麻将时的红黄蓝三色碎花旗袍，后一次的白底桔色大花旗袍，试用电饭锅时的黄绿色带红色晕染旗袍，送船票时的棕黄色旗袍，苏丽珍身上没有一件不是与孙太太房中的色调相协调，浅黄的门窗，黄色的剑兰，土黄的窗帘，亚红的沙发，还有室内白炽灯散发出来的淡黄的光晕。在办公室里，她又恰到好处地隐藏在浅绿色的百叶窗、绿色的墙壁，蓝色的文件柜之间，缩在办

公室的一角，并不张扬，仿佛只是一件摆设，只有噼里啪啦的打字声才能证明她的存在。走过旅馆艳红窗幔时，那件大红色风衣，虽然极为艳丽却恰到好处地融入环境，毫不突兀。去面摊的夜晚，暗色的旗袍是她寂寞心情的写照，同时又将她隐身于夜色之中，对于周慕云的那句“真巧啊”也只是一点头。高高的硬领，柔柔的丝绸，却如一副硬硬的壳，既是保护又是隔绝。这种包裹在王家卫的片子中似曾相识，与《堕落天使》中的李嘉欣和《重庆森林》中的林青霞异曲同工。冷冷的对他人的拒绝，与人群的隔绝。这身旗袍不仅包裹着她的身躯，也禁锢着她的灵魂，压抑着她所有的欲望。无论旗袍的花色如何变化，禁锢的灵魂始终没有解脱，无论邂逅何种浪漫，遭遇何种激情，年华终将卷入时代的潮流而一去不回头，个人在其中是多么的苍白而无力。王家卫从来没有放弃表现现代都市人的情感与生活状态，现代人的脆弱、冷漠、浮躁，个人欲望与时代的冲突和被压抑。旗袍不过是影片一件美丽的外衣，

一切浪漫的想法，一切的感情，一切的欲望，都被这一身旗袍紧紧地包裹、禁锢，破败乃至最后死亡。1966年的柬埔寨，周慕云对着断壁残垣中的小洞，轻轻讲述了埋藏在自己心底多年的秘密，而苏丽珍的秘密却被永远地深埋在她的旗袍之中。

责任编辑/乔 平

旗袍如泡
年华似水